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系列
ZHONGGUO GUOJI GUANXI XUEHUI BOSHI LUNTAN XILIE

国际关系研究

新发展与新问题

2012年博士论坛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编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世界知识出版社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dvances & Issues, Ph.D. Candidates Forum 2012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系列

国际关系研究：新发展与新问题

——2012 年博士论坛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编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研究：新发展与新问题——2012年博士论坛 /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5

ISBN 978-7-5012-4476-8

I. ①国… II. ①外…②中…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2012—
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8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7450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张 琨
田 林

书 名

国际关系研究：新发展与新问题 ——2012年博士论坛

Guoji Guanxi Yanjiu: Xinfazhan Yu Xinwenti — 2012Nian Boshi Luntan

编 者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印 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www.wap1934.com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
720 × 1020毫米 1/16 19印张
320千字
2013年5月第一版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476-8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国家级
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作者简介

撰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 王 冲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王 亮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王翔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韦进深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博士生
李 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步少华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余博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金 新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周兴泰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
周厚虎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生
祝 鸣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袁伟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贾付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郭杰妮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评论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立群 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陈志瑞 外交学院《外交评论》主编、编审
赵怀普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朱立群教授致辞

朱立群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生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六届了。每届论坛我们都会筛选出大约15位同学到会发言，随后将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到目前为止，六册博士论坛论文集已经发表了约100篇论文。其中，很多博士生的论文不仅发表在博士论坛的论文集中，还有一些论文经过论坛所请专家老师的指点，修改后还发表在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很多参加过论坛的学生现在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我们觉得，是博士论坛发现了他们，他们也通过参加论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激励，这是举办博士论坛最值得欣慰的。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的宗旨有三个：一是促进学术交流。交流也是生产力。通过交流，刺激思想，启迪智慧。论坛期间博士生和老师以及博士生之间的交流，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刺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加深了对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认识，激励了学术创新。二是学科建设。这些年来，学会集合了全国从事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一些重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我们的使命就是要通过论坛，发现学术前沿，推动学科建设。希望通过论坛推动博士生发现和接触前沿，就前沿问题进行选题并开展学术研究。三是鼓励学术创新。学科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创新，没有不断的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大学没有创新就没有大学的精神，博士生没有创新就达不到博士生的要求。我们希望通过博士论坛的交流、辩论和反思，在多元的氛围内提升对学科发展和学术创

新的认识。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秉持的信念，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坚持这三个基本的宗旨。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要成功举办还离不开两大基本元素：一是好的论文。我们希望博士生拿出刻苦学习过程中的新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是理论的、方法的，或者是战略和政策的，最好是说别人未说、做别人未做的研究，这样才能激发大家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二是专家的精彩点评。专家的精彩点评一直都是我们论坛亮丽的风景线。这两个方面是论坛成功的基础。

最后，预祝此次论坛圆满成功！

点评专家代表王正毅教授致辞

王正毅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参加博士论坛。本次论坛既有深入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也有对具体议题和问题的分析。我全程参加了一天半的会议，下面和大家交流我的几点感受。

首先是有关理论研究的问题。本次论坛有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理论问题。理论研究不能讲大话和空话，而要注意细节和思想脉络。大家都谈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理论范式从哪里来？有一本书，名叫《哈佛书架》，是哈佛大学教授推荐的书单，都是对他们思想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书籍。你会发现，他们推荐的书籍并不一定与其从事的专业直接相关。多数都是西方思想和哲学史上的名著。因此，当进行理论探讨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的知识谱系在哪里？

我们要阅读两类书。一类是“大我之书”，是指那些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起到重要作用的书。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无论你感不感兴趣，无关个人好恶，“大我之书”是人类的共同思想遗产。我们一定要读“大我之书”。无论你的兴趣是什么，不管你是哪国人，都需要读这些书。这些书是人类共同的。另一类是“小我之书”，是指有关自己喜好的书，是塑造自我的书，它们会塑造个人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小我之书”是关于价值的，可能是一国之书，一个团体之书，或者一个宗教之书。学术研究能够交流沟通，需要有共同的思想遗产和知识谱系，因此我们要读那些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

我之书”。

其次，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方法性和学科性不够。我们这一代只是过渡带，知识结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最大的作用是将全世界在某一个领域的研究进程和知识谱系梳理出来，但是对于如何创新，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古话说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人要超出一代人。我们一代的方法和学科训练不足，但是年轻一代就不一样了。不管你来自哪个学校，清华还是北大，复旦还是南开，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博士生设想一下：20年后，当你们作为点评嘉宾再次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同新一代的博士生讲什么。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的学科是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大家一定要注意，国际关系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因此，你要有特定的学科基础。你可以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或心理学，但是必须有一门社会科学基础，然后才能更好地研究国际关系。这是我对学科训练的最大感受。

上面是我对这次会议的感受，同学们谈得都很好。我来开会，是怀着对知识的敬畏来追求学术。不但我自己是这样的，我要求学生也这样，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现在，大家要好好享受读书的过程，读那些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书、那些影响自己家族和自身的书。结果并不重要，学经济学不一定做企业家，学政治学不一定从政做官员。不要过度地为将来做什么而担心。当初我读哲学的时候，还没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

最后讲三句感谢的话。我一直把外交学院当成自己的学校，因此感谢最后说。感谢那些长我的和同龄的学界同仁们，因为对知识追求的共同快乐，谢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邀请。感谢所有的学生，你们是我们的希望和学科的未来。感谢会务组的辛苦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幸福的背后是你们辛勤的汗水。谢谢大家！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怀着敬畏的心追求知识。

博士生代表外交学院凌胜利同学发言

凌胜利

尊敬的各位老师、博士生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11级博士研究生凌胜利，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博士生代表进行大会总结发言。我想表达三个意思：感谢之情、敬畏之心、使命所在。

一是感谢之情。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体与会的博士生同学对莅临本次博士论坛并予以细心指导的各位学界前辈、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有幸感受王正毅教授的尖锐犀利、李少军研究员的语重心长、苏长和教授的和风细雨、庞中英教授的平易近人、朱立群教授的委婉含蓄、赵怀普教授的温文尔雅、陈志瑞主编的醍醐灌顶。同时，也对为此次论坛付出大量辛勤工作的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所的领导和老师以及参与会务的同学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正是他们的无私付出、鼎力支持，为我们此次博士论坛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二是敬畏之心。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以“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建设、鼓励学术创新”为宗旨。尊重学术、敬畏学术的传统也是论坛多年来成功的关键。博士论坛上，老师们对学术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了学术的神圣性，也教育了我们对学术要常怀敬畏之心。点评老师是我们博士论坛的重要支撑，没有点评老师饱含激情的善意批判、以学术为名义的沉淀关怀，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中肯评价，就没有我们年轻博士生的逐渐成长。

所以，基于学术的名义，对于点评老师的批判我们都虚心接受，并在今后的学习与研究当中不断践行。学习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且会经常出现“越有知越无知”的困惑和对知识渴求的焦虑，但正是有了这样的困惑与焦虑，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才会诚惶诚恐，不断进步。常怀感恩之心，常存敬畏之心。

三是使命所在。作为学界前辈，点评老师是督促、激励、牵引我们博士生成长的巨大动力。老师们在对我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也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期许，要求我们在未来的学习与研究当中要有更为扎实的知识积累，更为敏锐的问题意识，更为清晰的研究思路，更为严谨的逻辑论证。作为学界晚辈，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我们将牢记老师们的鞭策与激励，在未来的学习与研究当中将更加务实地进行知识积累、学术创新。人比山高、脚比路长，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推动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壮大，谢谢大家！

目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朱立群教授致辞	朱立群 / 4
点评专家代表王正毅教授致辞	王正毅 / 6
博士生代表外交学院凌胜利同学发言	凌胜利 / 8

录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吗?——再论温特建构主义中的结构—施动者问题	/ 1
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一项研究议程	/ 18
对外政策分析:家在何方?	/ 33
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的一项可能议程:国际政治的国家行为理论初探	/ 50
隐晦的冲突及其未来——浅析中国对外战略中“理想世界”的存在与可能	/ 76
新兴大国与全球经济治理领导集团改革:变量和趋势	/ 98
国际—国内互动: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解释	/ 117
缅甸非政府组织反坝运动刍议	/ 137
中国与非洲基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成就、机遇和挑战	/ 155
重返亚太:美国超越离岸制衡	/ 175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动力探析	/ 190
美国战略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以“责任规避”为例	/ 215
美国霸权战略中的软实力要素分析	/ 230
欧债危机与欧盟一体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 251
宗教战略与冷战初期的美国公共外交——以1948年意大利大选为例	/ 267
后 记	/ 283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吗？ ——再论温特建构主义中的结构—施动者问题

步少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即国际政治的宏观文化结构是由国家施动者建构的——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命题，它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施动者问题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层次。然而，社会结构的实际复杂性与关联性，以及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固有缺陷，使温特的结构—施动者模型显得过于简单，并有滑向结构主义的嫌疑。无政府状态是否是由国家造就的，这仍值得商榷。

[关键词]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温特建构主义 社会结构 施动者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这一命题因为在温特的博士论文题目里被采用因而几乎成了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代名词，^①给无数初次接触建构主义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温特的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用建构主义的专业术语可以诠释为：国际政治的宏观文化结构是施动者建构的。这一命题构成了温特建构主义“互构”模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温特试图通过对这一命题的论证来打破结构主义的束缚，建立起一套动态的结构—施动者模型，从而将国际关系理论从静态的结构主义层面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②

笔者将在本文中对温特理论中的这一命题提出质疑。温特将动态性赋

◆ 感谢导师朱立群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感谢王正毅教授、李少军研究员在博士论坛上的批评和建议。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①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②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前言，第20页。

予结构的尝试无疑无可置疑，但笔者认为将无政府状态演变的动因归于国家的实践却是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温特理论建构起来的结构动态模型太过简单及理想化。在下文中，笔者将尝试对这一模型提出批判，并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的结构—施动者模型

虽然沃尔兹是第一个将结构主义正式引进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学者，但由于其浓重的经济学背景，使得他对结构的理解也始终流于表面。相比之下，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则做出了将社会学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的尝试。由于结构—施动者问题是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因而与沃尔兹及其他持理性主义观点的国际关系学者相比，温特对结构问题的阐释也自然要着墨更多。

与其他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相比，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在结构问题上做出了如下几点创新：

（1）挖掘更深层次的文化结构

结构的物质本体与观念本体之争是社会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温特追随了涂尔干和米德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由物质和文化两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但物质性因素本身的意义十分有限。^① 国际体系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主性的观念结构，它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温特继承了涂尔干提出的“主体间性”概念，他认为国家和国际体系虽然是不可观察的，但却是实实在在以及可以认知的。在社会世界里，观念具有本体地位，施动者互动造就初始宏观结构，这是一种观念结构，这种结构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

（2）认识到结构的多层次性

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中只能有一种结构层次，即无政府结构。无政府结构是独立的，因为它能够不依赖国家属性和国家间互动而存在并产生作用。沃尔兹没有把行为体互动层面归于结构层次，而是坚持认为它发生于单元层次。^② 这就导致了沃尔兹理论的“物化”，他使结构脱离了造就并再造结构的施动者和实践活动。这使得我们很难测算结构的作用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第20页。

② [美]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单位属性和单位间互动的影响。^①

温特认为沃尔兹对结构的理解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他没有意识到结构的多层次性。^② 温特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系统中存在两个层次的结构，即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又可称为共同知识和集体知识）。微观结构（共同知识）即行为体的互动结构，它涉及行为体相互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度、战略、偏好、信念以及外部世界状态的认知。这种认知构成的文化形态既有主观又有主观互证的特征。一方面，共同知识是在行为体大脑中产生，并表现在意图理论之中，因而具有主观特征；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信念必然是对于其他行为体信念的真实认知，所以又是一种客观的主观互证现象。宏观结构（集体知识）则是指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不单独持有的集体信念，与共同知识相比，这种信念是群体所持有的，不可还原到个体观念之上。^③ 宏观结构不能被还原为微观结构，但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微观结构而存在，因为宏观结构的产生和再产生只能是微观结构上实践和互动结构的结果。

（3）强调了结构的历时性

温特强调了结构的共时性特征，他主张将国际结构与互动这一历时性特征相结合加以研究。在1987年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一文中，他就通过对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强调而体现出对于历时性的重视。^④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将共有知识这一层次加入到原先的微观和宏观结构中，从而赋予了结构以流动性和历时性。温特的观点与吉尔平、基欧汉类似，都摆脱了沃尔兹对共时性的片面强调，不过温特更加强调的是观念的变化。^⑤

通过对国际政治结构的深入阐释并将其与国际关系行为体联系起来，温特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施动者模型。该模型关注于国际政治体系结构与行为体之间的一种“互构”关系：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文化结构建构行为体的利益与身份，另一方面，行为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45页。

②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45页。

③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57—160页。

④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 359.

⑤ 薛力：《国际关系的结构概念》，《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148页。

体的互动与实践又构成了结构，并促成结构的转变。但这并不是说国际体系的结构（宏观结构）是易变的。温特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可能比新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更难发生变化，因为建构主义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是一种文化，文化有着自我实现、自我加强的性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这种文化中的个体就会被这种文化所建构，文化话语中的内容和意义就会不断通过行为体间的实践活动得以加强。^① 这也就是温特在其书中提到的一个经典命题——“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但是，结构的趋稳性质并不意味着结构具有不可更改的性质。从本质上看，国际体系的文化是国家建构的，具有新观念的国家就可以分解它，并创建新的国际体系文化。可以说，“互构”以及“文化的自我实现性”构成了温特建构主义的精髓所在，也赋予其理论以较大的解释力。

二、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吗？

然而表面的完整与自成体系却无法掩盖理论某些环节的薄弱与缺漏。笔者认为，在温特所构筑的互构模型中，行为体建构结构，也即“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这一环节，解释力最为薄弱，也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温特本人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强调互构，而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里却又稍微偏向单向建构的原因。

笔者认为，造成“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这一命题解释力不足的原因在于作者忽略了、或者说是没有重视三方面的因素：

（1）没有在行为体与结构层面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

作者坚持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也即行为体建构结构这一本体立场，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并没有在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建立起十分有效的联系，因而这一命题的解释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作者在书中明确地区分出了集体知识和共同知识两种文化层面，且指出共同知识从属于互动层面，而无政府状态——“三种文化”——则是集体知识的表征。作者指出了两种文化的区别，即两种结构层次之间存在着一种“附着”或“多元可实现”的关系：集体知识附着于共同知识，但是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第24页。

不能被还原为共同知识。^①但奇怪的是，作者在这里就止住了笔头，而没有对这种“多元可实现”机制的作用原理进行深入剖析。对于这点缺漏，作者自己也认识到了。他在文中指出：“我的理论讨论的完全是微观层次上的身份形成逻辑，这本身并不能解释宏观层次上的结构变化”；“我没有讨论这种集合作用原因，所以在解释结构变化的时候没有明确讨论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②因而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在作者提出了多层次文化模型中，共同知识这一概念其实是被弱化了，它至多只是集体知识的准备阶段，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集体知识的1.0版。也就是说，在集体知识（主体间性）面前，共同知识失去了其独立性，而与之相对的关系互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由于联系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还弱化了互动，因而作者对无政府状态的运行和变迁机制这一问题的论述，就显得有些语焉不详。因而作者便发明了“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命题来填补他在理论上的缺漏——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种文化（如洛克文化）会稳定且长期存在。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命题实际上弱化了施动者的能动性，有倒向结构主义之嫌。

（2）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关联性

虽然作者将社会结构从物质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并意识到了结构的多层次性，从而构筑出一套相对封闭可循环的结构—施动者模型，但是作者仍然忽视掉了许多其他层面的结构，以及结构之间的关联性。

首先，与国际政治结构同时并存存在着许多不同领域的结构，如经济领域的结构、文化艺术领域的结构，等等。这些结构在同样的时空中犬牙交错，有的互相嵌套，有的自成体系。这些结构的复杂关系使得我们只从单一结构的视角来理解单一结构的努力变得似乎没有意义。恰如已故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所言：“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个方面除非与其他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③温特的理论仅仅从国际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甚或改变这个结构自身，可以说即犯了简单化这个错误。

其次，在这些并存的不同领域结构之上（这种结构的空间关系实难用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56页。

②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2页。

③ 陈晓明、杨鹏：《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